

# 文学家的春天

□ 海上花开

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。春，是四季起始，是万物萌动，是温暖，是希望，也是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作品的灵感源泉。当代文学家笔下，春也是千姿百态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丰子恺在《春》中描述：“春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名词……‘春！’你听，这个音读起来何等铿锵而惶怍可爱！这个字的形状何等齐整妥帖而具足对称的美！这么美的名字所隶属的时节，想起来一定很可爱。”中国人对春的爱，可谓是刻到骨子里，只听一个“春”字，就感觉欢喜。它让我们想到裁开细叶的春风，想到贵如油的春雨，想到满园关不住的春色，更会想到无数赞美春描绘春的诗词……树冒出了鹅黄的新叶，各种花也赶着趟儿，就连空气中的味道都是香甜的。春天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，一切都有了希望，怎能不让人高兴！

迟子建喜欢春的勇敢与不屈。她在《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》里赞叹道：“它是靠着自身顽强的抗争，逐渐摆脱冰雪的桎梏，曲曲折折地接近温暖，苦熬出来的。”北国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，迟子建所在的大兴安岭来得尤其缓慢。春在冰雪的束缚下挣扎着，又坚定地前行着。先是向阳山坡的草芽勇敢地顶破泥土露出嫩绿的芽儿，慢慢冰河融化，残雪消融，山花也跟着盛开了，整个山坡都绿意盎然。春天终于在人们的盼望中到来了！从三月到五月，春天一路坚定地向前，把寒冷抛在身后，把冰雪化为滋润万物生长的雨露。这样的春天，值得我们赞叹，更值得我们学习！

沈从文笔下，春是掌控百花时节、善于调色的大师。他在《春》中这样写道：“两行枝干儿瘦瘦的海棠，银色的枝子上，缀满了小小的花苞，娇怯怯的好像在那里等候着天的吩咐，颜色似乎是从无数女孩子的脸上割下的颜色。”海棠自古以来是雅俗共赏的名花，素有“花中神仙”之称。大文豪苏轼曾留下赞海棠名句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

妆”。即使这样高雅、妩媚的海棠，也在娇怯怯地等着春天的吩咐，春天也将最可人的颜色给予了海棠那小小的花苞。

张晓风看来，春是“不讲道理”的。《春之怀古》：“一声雷，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，一阵杜鹃啼，可以斗急了一城杜鹃花，一阵风起，每一棵柳树都会吟出一则则白茫茫，虚飘飘说也说不清，听也听不清的飞絮……”春天不再是我们印象中的温柔形象，而是有些“刁蛮任性”。“惹哭满天的白云”“斗急一城杜鹃花”“扬起漫天的飞絮”都是她的杰作。春雷隆隆、春雨霏霏、杜鹃盛开、柳絮飘扬，作者将这些春天特有景象的动态特点描写得生动有趣，又用“惹”“斗”等词让我们看到一个活脱脱的野蛮、霸道又俏皮的春的形象。

草长莺飞二月天，袅袅的东风拂面，春天的脚步近了。在繁花满枝、一片锦绣的春色中，拜读当代大师们笔下的春天，犹如走入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，不仅自然风光让人流连忘返，更有一种永不灭的希望之灯，指引着人们一路前行。

长  
河  
浪  
花  
changhelanghua

## 跌进二月里(外一首)

□ 汪亭

谁的相思  
跌进二月里  
吻白梨花喊绿柳条

水仙含苞心事  
一朵挤一朵  
相互间欢乐嬉闹

寒梅微醉  
被游人逗笑  
满园春色跑出墙外

我打春天走过  
深情等待  
温暖的日子快到来

### 我把春天献给你

故乡  
我把春天献给你  
漫山缤纷的野花

相逐嬉戏的燕莺蜂蝶  
藏在树梢点点的鸟鸣

破冰的春水  
苏醒了石头  
还有土地上探出耳朵  
倾听的小草  
献给你  
与我相伴的每个日子

爬上篱笆的牵牛花  
躺在天窗晒太阳的鸽子  
院中葡萄藤架  
加上屋后一棵桂花树  
我把它们献给你  
我宁静的故乡

一切美好的  
我只想献给你  
整个春天  
整个春天里的故事

## 春雪

□ 单鸣皋

是冬还在留恋  
还是春尚有怯意  
一场雪挟着风势  
一夜间铺天盖地  
雪是那样的白  
遍野如银，放眼皆素  
雪是那样的软  
蓬松如棉，散发丝丝暖意

这不是冬的缠绵  
而是向春传递的厚礼  
这不是春的迟到  
而是向草木又一次催绿  
开学的红领巾  
与葱茏万木竞相滋长  
从没有闲意的农友们  
早已鼓足力气迎接沃野的蓬勃春意

心  
香  
一  
瓣  
xinxiangyiban

## “雨”水浇绿小镇

□ 仇士鹏



雨，是师姐的名，也是师姐的影。师姐留给我的印象，能和爽朗的晨光、清亮的鸟鸣并列。她很少生气，像是一帘晚风，不会惊动残照，像是一枝柳叶，只会撩动细雨。说话时，声音轻柔得桌椅碰撞都比它响，但又能从七嘴八舌间探出头来，清晰可闻。做事时，细致入微，总能在我的报告里发现纰漏，它们在我眼中伪装得极好，却在师姐一眼扫去时原形毕露。

那时，我还是“新手”，粗心大意之下，常给师姐甩去一堆“黑锅”。但即使报告被导师退回来大修大改，并附带一

通劈头盖脸的电话，她也只是给我发来“师弟，快回办公室”，不让愤怒的情绪传下去。

我常说，师姐这场雨，真像《春夜喜雨》中的雨。

她随风顺潜入夜——只要遇到问题，随时随地联系她，总能得到回应。甚至，发完消息不到半分钟，办公室就会响起敲门声，是师姐亲自上门答疑来了。

她润物细无声——她会讲很多遍，从师兄去吃晚饭了，讲到师兄吃完回来，从肚子咕咕直叫，讲到肚子都饿得没力气叫了，直到我们听懂。

后来，我们也成了干项目的老手，一眼就能看出报告里比变色龙还能装的纰漏，“这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”，聚会时，师姐脸上的光芒比吊灯还要明亮。

不过，或许是为我们兜底太多，每个项目都要她参加，让她分身乏术、自顾不暇。听说，师姐曾哭过一次。我想象不出她落泪的样子，是梨花带雨，话不成句，还是葡萄桌前，轻声哽咽？那段时间，我不敢和她对视，毕竟若不是我们扛不起事，又怎么会让师姐在国考前几天，还在项目中带头冲锋，而刚考完笔试，又马不停蹄地赶回来加班。

庆幸的是，她成功上岸。毕业后，她回到了故乡，扎根在乡镇基层。她说，她要去浇绿那片土地，用她知时节的青春，用她贵如油的信念，让堤上的柳树成荫。

在那个镇子里，她找到了真正能实施抱负的地方。她参加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，用她的轻声细语，把新征程的伟大成果一一讲解给那些睁大了眼睛的孩子们；她参与举办文艺惠民演出活动，一方简陋的舞台，唱念做打着丰盛鲜活的文艺作品，把乡村振兴的精气神凝聚在花棉袄与大棉帽们的心中……

某张照片里，她穿着红马褂，拿着资料纸，站在一位老奶奶的身边。老奶

奶脸朝向她，微微低头。我猜，奶奶的脸上一定有着慈祥的笑容——这是谁家的闺女，真好！

我也曾看过那个镇子的照片，低矮的小平房，泥黄色外墙的卫生院，草木丛生的野地，横拉在半空的高压线……它不就像是曾经处于新学期的我们吗？它在等待发展、在等待人才、在等待帮助。它需要一场场大雨去浇灌赤裸的黄土地；它需要一枚枚脚印去唤醒沉睡的种子；它需要一场场清新的风去吹走田间地头积聚的闷空气，把晨光和鸡啼化作源源不绝的力量，灌输给人的四肢百骸，让凝而不散的炊烟把乡村振兴的理想送进每一个香甜的梦里。

它必能欣欣向荣！这是师姐曾经给我的信心，现在，我把这份信心嫁接给这座小镇。她曾怎样浇绿我们，就将怎样浇绿这个小镇。

我期待着更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能坐在桌前享受着日丽风和，更多在田野间撒丫子跑的孩子能一路跑进盛名在外的高等学府，更多学有所成的人们能带着寸草心，回到小镇，报得三春晖。而在小镇的发展史中，师姐的名字必然会出现在扉页、出现在版权页，出现在全文的字里行间。

随风顺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

人  
间  
真  
情  
renjianzhenqing

## “半亩”春游

□ 马海霞

母亲兴冲冲打电话，让我回家一趟，说刚立春，家门口的山便站满了人。春天了嘛，天气渐暖，大家都走出家门，到山上闲逛的人增多是正常现象。

母亲说，不是闲逛，是都在开垦荒地。我实在是不懂，大家费这力气干嘛，有这时间和精力，做钟点工也比开垦荒地得的收益多。母亲说：“你不懂，我们这代人，见不得土地荒了，看到土地就想种点粮食蔬菜。而且，种地也是一种乐趣，看着荒地变成良田，撒下种子，不几日便有芽儿冒出土，看着庄稼一天一个成色，心里不知多欢喜。”

我们村是城中村，二十年前，耕地就变成了工业用地，村民们从土地上解放出来，或进工厂打工，或自己做小买卖。赋闲下来的老年人，也开始发展晚年爱好，跳广场舞、打门球……但也有人喜欢种地。最近，喜欢种地的中青年人也越来越多，他们见荒地就开垦，把地修整成了“花园”，一边种地一边休闲，玩得亦乐乎。

春天了，打算带着母亲去远方春游，母亲不愿意，她惦记着她的“田园工程”，她说有到外面玩的时间还不如开一片菜地呢。

母亲几年前已经开了半亩荒地，今年又动了开地的心思，只好成全，于是休息日回家帮母亲开垦荒地。母亲很是欢喜，早早备好了茶水和零食，到山上，干一会儿便坐朝阳坡上喝茶吃点心，“早茶”“下午茶”都在山中享用，沐浴着春日暖阳，这一切像我小时候跟着母亲上坡干活的场景。

母亲说，她打算再开垦半亩荒地，春天才开了个头，早着呢，一个春天的时间，今年干不完，还有明年，总能完成。母亲在心里画好了田园图，这里种苹果树，那里种桃树，还要在栅栏旁种

牵牛花和我们小时候在野外吃过的茅根、野梨。这幅画在我眼前展开，让我也心生向往，我决定帮母亲一起开垦荒地，母亲听我这样说，回了我一句：“别看我77岁了，你干活可不如我，你还帮我开地？别添乱就好。”嘴上这样讲，但笑容却出卖了她，她巴不得我用干农活的方式锻炼身体。

对母亲来讲，最好的春游就是在田边地头，不用远足和花钱，不仅可以享受自然春色，还可以种下春色满园。作为子女，顺着父母的心思，按照他们的“春游”方式陪伴，才是让父母满意的孝行。

最  
难  
忘  
zui nán wàng

## 春来野蒜香

□ 书芸

在我们老家，春天正是吃小蒜的良机。俗话说：“三月小蒜，香死老汉”，可见小蒜的魅力之大。

小蒜，又叫野小蒜，通常长在林间地头，叶子比韭菜窄，圆扁形，貌似洋葱缩小版。一场场春雨过后，小蒜的腰身越发茁壮，在阳光照射下，绿油油的一片又一片，引起人们的注意。

小时候，不需要父母知会，我和小伙伴就会带上一柄尺把长的小撇头，呼朋引伴跑到山坡上刨小蒜。到达目的地，大家四散开来，全神贯注地工作：看到一簇小蒜，先放下篮子，右手扬起小撇头，在其前方10厘米处，“噗”的一声刨下去，再微微上提，一粒白生生的小蒜头连映粘着泥土出现在眼前，左手立刻捡起来，甩一甩泥土，快速放进篮子里，继续寻找目标。刨小蒜也有诀窍，讲究稳、准、狠三个字，选好角度，力气适中，动作行云流水一般，刨下去，提上来，捡起来，那个地方继续……

一些急性子的小伙伴，见到一簇小蒜就得起袖子刨开，蒜头往往只有小拇指大小，身材看似茂盛却“华而不实”！经验老到的我有个小窍门，要想刨到“大块头”小蒜，不要盯着那些长在一簇的，反而要找“孤家寡人”的独苗，看似不起眼，一旦刨出，个头都很大，就

像一颗独头蒜！身量比一簇的那种大了好几倍，真是宝藏小蒜。当然要想挖到这样的，必须舍弃一簇又一簇的小蒜，多跑一些地方才能收获颇丰。可谓想得到一颗独头蒜，必须放弃一组小蒜苗。

对于小孩子来说，尺把长的小撇头，拿着不累，用着顺手，通常半个小时就能刨到半篮子小蒜，大家看着篮子里的“战利品”，有人等不及回家，就会剥开一颗放进口腔嚼一嚼，尽管辣味冲鼻，也要装英雄好汉，眉头也不皱地咽了，殊不知眼眶里的泪出卖了自己的实力，被大家哈哈嘲笑一顿，簇拥着回家，等待美味出炉。

对于农家来说，食材最原始的烹饪才是地道美味。利索的主妇会先把小葱清洗干净，秧子切段，蒜头切开，热锅烧油，爆炒加盐装盘，给中午的捞面条加一道春天的野味。对于首次吃小蒜的人来说，这道素炒一入口，会让你似曾相识，那是一种介于韭菜和蒜头之间的味道，



曹  
凤

鸟  
栖  
花  
枝  
周东伦 摄

## 儿时常住姥娘家

□ 郜岳信

我八九岁的时候经常在姥娘家住，一住就是十天半月。时隔五十多年，但有些事我依然记忆犹新。

### 拉地排车的舅舅

姥娘家在陈三楼村，当时归属陈集镇，距我家牡丹区皇镇郜庄12里地。当时路不好走，即便坐地排车，来回一趟也要3个多小时。离开家乡40多年，回想起被地排车压出的车辙，仿佛又把我拉回了五十年前的姥娘家。在山东农村，地排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。舅舅帮我干完农活，把地排车扫了又扫，光怕有一点不干净，抱上两抱草再铺个席垫，软软的，让我坐稳朝姥娘家出发了。舅舅个子高腿长走得快，遇到顶风，他就背朝我拉车，想给我说话时，就面朝我推车。舅舅一路上歇了二次，擦了不少汗，才到了姥娘家。我老姥娘带着全家人在胡同口接上我，像是事先约好了时间似的。

### 慈善的老姥娘

我姥娘去世得早，老姥娘是家里的主心骨。她像“老太君”一样，大家都听她的。老姥娘身材瘦小，还裹着小脚，靠脚后跟走路，走得特别慢，还会发出噤噤声。天色渐暗，老姥娘烧火做饭，我帮着填柴。随着拉风箱的节奏，蹿出来的火苗映红了老姥娘慈祥的脸庞。那天，一口大锅只煮了一个鸡蛋，是给我吃的。我顽皮地将一根木棍砍成一截又一截，最终砍到了我的食指，血往下滴，吓得我大哭，老姥娘走路的噤噤声很快，她跑到厨房，抓了一

把烧尽的柴灰压住我的伤口，老姥娘满脸皱纹里多了两行泪水，她的手一直没有松开过。血止住了，那把柴灰也长在我的食指里，老姥娘的慈爱也永远长在我的心里。

### 弹扬琴的五姥爷

我不知道五姥爷的名讳，他行五，按辈分我尊他为五姥爷。五姥爷腰弯，不多说话，不大随和。五姥爷会弹扬琴可是出了名的，十里八乡都知道他。农闲时节的傍晚，五姥爷便把扬琴抬出来放在街中央，点上两盏带玻璃罩的煤油灯，就算是搭好了舞台。姥娘家前后街的人都围拢过来，没有报幕，没有掌声。五姥爷手持两个很有弹性的竹条上下翻飞，左右敲击，悦耳声传得很远。虽然听不懂，但大家都高兴，全村充满了欢乐。曲终人散，五姥爷对住姥娘家的外甥高看一眼，特意让我敲了几下扬琴，说等我长大了还要教我弹扬琴。第二天我逢人便说五姥爷要教我弹扬琴了。

儿时姥娘家的长辈多已故去，他们善良朴质的品格让我终身难忘。儿时姥娘家的陈存良像良辰般照顾我；邻居陈冬藏一家人待我如亲人。我住姥娘家一直被爱着，他们的爱让我终身难忘。

我13岁便离开老家去了河南开封。作为“外姓人”，我感恩姥娘家的所有人；作为“外地人”，我祝愿家乡更美好，乡亲更幸福。